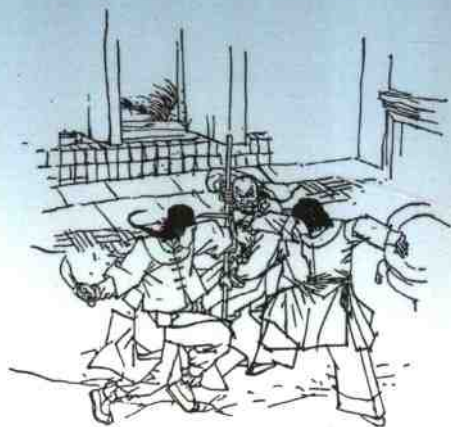


雜論金庸

梁中興主陳為傑題



潘國森



雜論全庸

潘國森

梁先生之陳列題辭



雜論金庸

作 者：潘國森

責任編輯：岑淑群

出 版：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 行：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

電話：2595 3215 傳真：2898 2646

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總代理——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

版 次：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版

ISBN : 962 - 357 - 780 - X

承 印：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序

已故紅學大家俞平伯先生有一篇遺作，原擬作一九八〇年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的演講稿，結果並未有派上用場。文章後來在《明報月刊》一九九五年一月號載錄，竟是束諸高閣十多年。俞氏謂：

「……數十年來對於《紅樓夢》與曹雪芹有褒無貶，推崇備至，且愈來愈高。像這般片面性讚美，實無助於正確之理解。二十年代初，我在《紅樓夢辨》裏，對這書的估價並不太高，甚至偏低，雖然是錯的，卻很少引起他人的注意。後來我也放棄前說，擠到捧曹迷紅的隊伍裏去了，應當說是可惜的。既然無一不好，便把缺點作優點，明明是罅漏，卻說有微言大義。我自己每犯這樣的毛病；比猜笨迷的，高不了多少。後四十回出於續貂，前八十回亦叢殘牴牾，此人所知者，本書固是傑作卻非完璧；若推崇過高則距大眾愈遠，曲為掩護則真相更迷，愛之適以害之耳，原說要批判接受的，何以不見實行？或是由於過分熱心、接近

之故，如將距離放遠些，從另一角度來看，則可避免不必要的糾紛，而一新《紅樓》面貌也。」

「金學研究」雖然也是褒多於貶，而且數量相差甚夥，但是似乎未見有人將金庸小說中的「缺點」當作「優點」、「罅漏」當作「微言大義」。相比之下，「金學」較紅學來說尚算是持平了一些。

一九八二年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之下，心血來潮的參加了大學裏面一個學生文學團體的夏令營，與一位念哲學的學長交談，屈指一算，竟是一個子午之前。閒談間學長問我平素喜歡寫些什麼類形的文章，我答是議論文。接下來學長就問我讀過些什麼哲學作品，由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問到柏拉圖，那時的我懶於讀先秦諸子（其實從來也不曾用功過），對於西洋哲學更向來都是抱着宋儒陸九淵那種「六經注我，我注六經」的態度。當時，我是比較尊崇法家，但亦只曾隨便讀過幾篇《韓非子》，但是學長卻偏偏不問。於是他每說一個名字，我就搖一次頭，情形就好像澄觀問韋小寶學過些什麼少林武功一般（見《鹿鼎記》，頁九一六）。最後學長倒也沒有生氣，只是囑我寫論文應要多認識一點古今中外的哲學流派才是。

夏令營中少不得有各式各樣的許多活動，其中一項是角色扮演遊戲。辯論抬槓向來是我的看家本領，我搬出了一套前衛奇異的歷史觀和政治觀，總算沒有失禮，事後學長說我的口才還算可以。

晚上不睡覺聚眾談天說地是少年人宿營的一大節目，閒話間說到了金庸小說，還未曾讚美得幾句，便聽見學長揚言可將金庸小說評得「體無完膚」。當時震懾於他對中西哲學比我淵博得多，加上我向來在口舌之爭上面從不打無把握之仗，那「古往今來，空前絕後」的八字真言是決計不敢亂搬出來的。

從此之後我再也沒有參加那個文學團體的任何活動，再也沒有見過這位學長，人生的萍踪聚散有時真是很有趣。

我在幾年以後才真正用功地研究金庸小說，漸至對「專家」之稱（其實是自稱的多）受之無愧，便覺得學長說的話大大地言過其實，金庸小說也有不少「叢殘牴牾」，但是諒來亦斷無「體無完膚」之理。不知學長當時是何所指，現在人海茫茫，是再也不能知道了。

金庸寫完了《鹿鼎記》之後，將舊作披閱一句，增刪潤飾，三十六大冊小說中的「叢

殘牴牾」說多不算多、說少也不算少，非細心搜索不能一一發掘。

不是鄙人狂妄，自感於金庸小說中之「罅漏」與「牴牾」之處，知悉最詳，可謂舉世無雙，穩得「天下第一」。因為知悉最詳，便知「罅漏」與「牴牾」以小節居多，故此絕無「體無完膚」之理。

有朋友好奇的問我，怎麼寫完了《總論金庸》還可以再有新作，《總論金庸》不是最後的麼？

這個當然不是。獨孤九劍的第一式是「總訣式」，總訣之後，還有許多招可學。所以《總論金庸》之後，還有許多文章可以寫。

書名《雜論金庸》是因為全書沒有一個單一的主題，與以前的幾部作品不同。

本書的第一部分是從金庸小說之中，沒有明確結局的幾部說起。曾有女讀者問我有沒有打算寫金庸小說中的女角，其實以前也有寫過。現在就再寫一些女角，不，應該說寫男主角的妻妾，特別是討論「群雄逐鹿（張）」和雙兒夫人的「可愛」之處，應該對一些女讀者有益和有建設性，也算是對「米飯班主」交的「功課」。

第二部分是探討金庸小說中的不良意識，可以說是破天荒之舉。

第三部分充滿了「反金抗金」言論。出發點有三：一是社會學，一是文學批評，一是史地，這最後一項由我自己主持。

這後兩部分應該可以令那些憎恨「從政從商的查良鏞」或是「寫小說的金庸」的人有一定的滿足感。同時也希望足以令那些罵我只管「拍老查馬屁」的朋友閉一閉嘴。

最後要多謝陳文傑先生爲本書的封面題字，及陳禮健先生爲本書插圖。

是爲序。



乙亥孟秋

目 錄

序

第一篇 未完的故事

第一章 袅袅餘音

第二章 妻與妾

第三章 張教主的感情生活

第四章 小段皇爺後宮

第二篇 小說的威力

第五章 韋小寶公爵的「義氣」

第六章 韋小寶大人的官箴

第七章	《俠客行》誨殺	87
-----	---------	----

第三篇 「反金抗金」言論	101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八章	評《金學大沉澱》	102
-----	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	文學批評的書袋	120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	明代的《笑傲江湖》	139
-----	-----------	-----

後記	151
----	-----

第一篇 未完的故事

西洋童話如什麼《白雲公主》之類，結局大多千篇一律。王子與公主，總是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。

其實一男一女結了婚，根本就不是結局，卻是另一個新故事的開始，好戲還在後頭。

若是一夫多妻，那就更加「精采」了。莫說一家之主有生之年會好戲連場，這齣「豪門恩怨」至低限度要演到他一命嗚呼。而他死了以後，後人爲了爭身家，還可能要再上演一齣「律政風雲」呢！

第一章 奧奧餘音

「突然之間，牆外響起了悠悠的幾下胡琴之聲。

……

只聽胡琴聲纏綿宛轉，卻是一曲『鳳求凰』，……琴聲漸漸遠去，到後來曲未終而琴聲已不可聞。」

（《笑傲江湖》
頁一六八三——一六八四）



在此決定性的時刻，胡斐終於想到如何決定……

還是講清楚比較好

金庸在每一部小說之後都附有一篇後記，只有最短的《鴛鴦刀》和《白馬嘯西風》兩篇是例外，讀者可以從後記之中略為了解他在創作時的心路歷程。

據說曾有人認為金庸不適宜在後記中多說話，應讓讀者自行領略云云，而金庸本人竟然亦覺同意。我對此一說法大大的反感、大大的反對，以金庸小說對華人社會的影響而言，作者的創作意圖應要略為透露一二，免得後人作無謂之爭。

比如說曹霑（雪芹）寫《紅樓夢》是有些什麼動機呢？作者沒有言明，又或者是有言明而失傳，於是便有所謂「索隱派」、「自傳派」和「批判封建社會派」紛紛出現。

當中以第三派最為無稽，試看第五十五回的回目是「尋親女愚妾爭閒氣」，寫探春直呼已過世的親舅父趙國基的姓名，說自己的舅父是王子騰，差不多連生母趙姨娘也要不認似的，絕對擁護「封建家庭」的秩序。探春在書中是一個正面的人物，可見作者是不折不扣的站在「封建主義」立場來說故事。

然而，小撮在大學裏以文學研究謀生的學者當然希望「越亂越好」，皆因門派越多，他們寫論文的題材也越多。假如所有值得研究的作品來歷和創作動機都清楚明白，那麼原本可以任人天馬行空的「外部研究」都要偃旗息鼓，收工大吉了。那就只能照看作品的本身來做點「內部研究」而

已。

「金學研究」雖未必能在本世紀成爲一門「顯學」，但是終必成爲將來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一個科目，現在不先盡力解決所有關於「創作動機」的問題，豈不是徒令後來者在迷霧之中索隱？

創作動機

《金庸作品集》每一本都是四百頁左右，《俠客行》一書的篇幅不足七百頁，不足夠編印成兩大冊，於是金庸將《越女劍》與及爲任渭長的版畫《卅三劍客圖》而寫的一系列短文都收錄在書後。金庸說原本打算爲每一幅劍客圖「插」一篇小說，結果只「插」了《越女劍》一篇就放棄了。一般讀者可能覺得這些短文好像是「買燒肉搭豬頭骨」，但是其中的第二篇寫《虬髯客傳》卻是十分重要，我輩迷醉於「金學研究」之人更是非一讀再讀不可。

金庸指出這篇唐人傳奇的佳構「或者可以說是我國武俠小說的鼻祖」，他還繼續分析：

「這篇傳奇爲現代的武俠小說開了許多道路。有歷史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歷史；有男女青年的戀愛；男的是豪傑，而女的是美人（『乃十八九佳麗人也』）；有深夜的化裝

逃亡；有權相的追捕；有小客棧的借宿和奇遇；有意氣相投的一見如故；有尋仇十年而終於食其心肝的虬髯漢子；有神秘而見識高超的道人；有酒樓上的約會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謀大事；有大量財富和慷慨的贈送；有神氣清朗、顧盼煒如的少年英雄；有帝王和公卿；有驢子、馬匹、匕首和人頭；有弈棋和盛筵；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的大戰；有兵法的傳授……所有這一切，在當代的武俠小說中，我們不是常常讀到嗎？這許多事情或實叙或虛寫，所用的筆墨不過是兩千字。每一個人物，每一件事，都寫得生動有致。藝術手腕的精煉真是驚人。當代武俠小說用到數十萬字，也未必能達到這樣的境界。……虬髯客的革囊中有一個人頭，他說：『此人天下負心者，銜之十年，今始獲之，吾憾釋矣。』這個負心人到底做了什麼事而使虬髯客如此痛恨，似可以鋪叙成爲一篇短篇小說。……

……但『虬髯客傳』實在寫得太好，不提負心的人如何負心，留下了豐富的想像餘地……」

（《俠客行》頁七三五——七三六）

看過了這段文字，就可知金庸小說之中，橋段的鋪排和情節的剪裁，原來很受《虬髯客傳》的影響和啓發。金庸所開列出來《虬髯客傳》中的橋段，不就是在金庸小說之中也常見嗎？

有「歷史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歷史」，於是《射鵰英雄傳》的男主角郭靖可以是成吉思汗麾下

的第一大將，蒙古大汗蒙哥也可以死在神鵰大俠楊過的手上。

金庸小說中對「男女青年的戀愛」着墨頗多，「男的是豪傑」，「女的是美人」，例子不勝枚舉。

「深夜的化裝逃亡」有《倚天屠龍記》中蝶谷醫仙胡青牛夫婦逃避金花婆婆，金花婆婆避波斯明教等等。

雖然沒有「權相的追捕」，卻有皇帝的追捕，如《書劍恩仇錄》中文泰來、駱冰夫婦。

「小客棧的借宿和奇遇」有《書劍恩仇錄》中李沅芷遇紅花會群豪。

「意氣相投的一見如故」有《天龍八部》的段譽與喬峰、《笑傲江湖》的令狐沖和向問天等等。

「尋仇十年而終於食其心肝」有《射鵰英雄傳》的丘處機。

雖然沒有「神秘而見識高超的道人」，卻有《天龍八部》中少林寺藏經閣中的無名老僧。

「酒樓上的約會」有《射鵰英雄傳》的江南七怪與丘處機，《倚天屠龍記》的趙敏和張無忌等等。

「坊曲小宅中的密謀大事」有《鹿鼎記》天地會與沐王府。

「大量財富和慷慨的贈送」有《碧血劍》中袁承志贈予李自成的鉅款。

「神氣清朗、顧盼煒如的少年英雄」、「帝王和公卿」和「驢子、馬匹、匕首和人頭」多的是。

「弈棋」有《天龍八部》中擂鼓山的棋局；「盛筵」有《俠客行》中俠客島的臘八粥宴，《鹿鼎記》中楊州禪智寺的賞菊等等。

「海船千艘甲兵十萬的大戰」有《書劍恩仇錄》清軍大戰回民，《射鵬英雄傳》有郭靖跟隨成吉思汗西征，《神鵬俠侶》有宋與蒙古的大戰，《鹿鼎記》有海戰等等。

「兵法的傳授」有黃蓉教郭靖，張無忌以兵書贈予徐達等等。

有餘未盡

說到「虛寫」吧，如《倚天屠龍記》的第一段完結後，作者不再去詳寫張君寶和郭襄二人分別後的際遇，筆鋒一轉，已是元朝末年。

郭靖、黃蓉夫婦之以身殉襄陽城，楊過小龍女之隱居，郭襄之鬱鬱終生都是在後文乘機虛寫補叙，也就「留下了豐富的想像餘地」。

而一些情節變化又每每突然揭發出來，就能產生出強烈的震撼感和迫力。如吳六奇之死，就是以「革囊中的人頭」來揭發，對於這一場劇鬥，金庸也只用了「兩人合攻吳六奇，將他擊斃，割了他首級」寥寥十數字來描寫，也就「留下了豐富的想像餘地」。

除此之外，金庸小說又常有懸疑的結局，留下更大的想像餘地，有如繞樑三日的裊裊餘音。此處只談其筆筆大者。

第一件是《雪山飛狐》結局時，胡斐的一刀是砍還是不砍。